

河南作家丛书

NANPANDE
LIHUNAN

难判的 离婚案

徐 慎 著



徐慎著

难判的
离婚案



难判的离婚案

徐 慎 著

责任编辑 仵 九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85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61,430册

统一书号 10105·388 定价 0.85元

作者简历

徐慎一九三三年生于
省临汝县，肄业于开
中。一九四九年三月
革命。历任银行农贷
营业所主任、农村金
长、《奔流》编辑等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
河南作协理事，专业
其作品除短篇小说
还有中篇小说《三个
人》《锁不住的春
《红军洞》《鸡鸣镇
《奇冤记》《满院
》等。其中《红军
曾获得河南省少年文
等奖，被改编成电视
曾获得全国儿童电
三等奖。

河南作家丛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 (1) 四书记
- (33) 难判的离婚案
- (45) 有这样一个富裕中农
- (60) 姊妹花
- (74) 樱桃湾
- (94) 老贫哥和小能弟
- (116) 雁归来
- (133) 爱的归宿
- (149) 双 桥
- (159) 棉花姑娘
- (177) 草苗争长
-
- (189) 金银花
- (198) 三人行
- (213) 老年兄

- (224) 霜花十月
- (236) 初春时节
- (268) 老拔贡的故事
- (277) 光滑的银丝
- (293) 后 记

四 书 记

这篇小说写的是庆丰县委的四个书记。恰巧他们的姓是《百家姓》上的头一句：“赵、钱、孙、李”。现在就从第一书记赵越谈起……

—

赵越今年五十六岁，发不白，眼不花，走起路来健步如风，人人都说他焕发了青春。

他到这个县里来担任书记是在一九七五年七月。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天热人更热——广大群众在热火朝天地大干社会主义，少数人在“热血沸腾”（钱副书记语）地层层大揪“走资派”，闹腾得工人做不好工、农民种不好地、学生上不好学，人人心里都窝着火。

就在这样个时刻，赵越从五七干校来到地委接受任务，和他谈话的是地委书记周正民同志。

“老赵呵！”周正民幽默地说，“你真是返老还童啦。瞧！

看起来倒象个小伙子。现在，需要你这个小伙子重新上阵。”

“年老的小伙子已作好一切准备，请您下达战斗任务吧！”赵越笑着说。他在这位老上级面前从来是无拘无束的。

这时，地委书记才非常严肃地告诉他：地区的心脏——庆丰县，今夏的粮食产量骤然下降，一些工厂也停产了，希望他到那里去能依靠群众，扭转这个局面。

赵越本想从地委书记的嘴里了解更多的情况，谁知老周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先堵口地说：

“当然，情况我还可以再介绍一些，不过我怕给您带来先入为主的印象。您亲自去调查研究吧。焦裕禄同志说：‘吃人家嚼过的馍是没味的’。”

赵越从地委又回到五七干校，准备把行李收拾一下，明天出发。

五七干校在市郊，门口有一条清澈如镜的大河，河滩广阔，滩内铺满大沙。大沙——建筑上必不可少的材料，人们往往跑上数十里、数百里来获得它。

瞧，现在河滩里拥挤着一百多辆架子车，正在装载着沙子。赵越对这一百多辆架子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每辆架子上都写有这样的标记：“庆丰县城关公社春光大队”。

庆丰县——正是自己要去工作的县，离这儿整整一百四十华里。这些架子车跑这么远来拉沙干什么用呢？送到眼皮底下的情况啊，得去问一问。

“同志，你们成帮结队，拉这沙子干啥用的？”赵越走

到河滩里，向一位中年人询问。

这个中年人瞟了赵越一眼，豪迈地说：

“给粮食制造粮食哩。”

即将上任的县委书记大惑不解了。所谓粮食的粮食，是指肥料说的。沙子和肥料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啊。

中年人见赵越愣住了，这才笑着解释说：

“同志，实不相瞒，俺县今夏减产了。减产的重要原因嘛，是肥料供应不上。种庄稼凭的是水、肥二字。水，俺县实现了水利化，不成问题；肥料呢，过去有种偏向，大都依靠化肥，对农家肥不大注意。这可好，到今年春天，麦子拔节，正需要大水、大肥来喂的时候，县里的两个化肥厂停产了。这象孩子们需吃壮饭的时候，你让他饿着，咋能发育好呢？不减产才怪。可我们大队有三个生产队不仅没减产，反而增产了。因为这三个队农家肥搞得好，实现了一亩田一头猪，而且猪圈都是水泥砌的，硬帮硬底不漏汤。毛主席说：‘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这话一点不假。现在，我们就是推广这三个队的经验，普遍砌水泥猪圈，兴建‘小化肥厂’。水泥离不开沙子。我们来拉沙，就等于给粮食拉粮食哩。”

“啊——！”赵越听了后心中非常激动：这么热的天，跑这么远的路，拉这么一车沙。这些人真是在千方百计地大干社会主义。他不由得对这帮烈日下的车队肃然起敬。

“啥东西缺者为贵。”中年人听赵越“啊”了一声，以为他感到惊讶，就又解释说：“俺县没有这玩艺，不得不到这儿拉。其实一百四十里路不算远。昨天到这儿来拉沙的还有

二百里远的，由县委书记带队，可威风啦。俺县可好，县委书记不来吧，还不让我们来，头一次被他截回去了，这一次俺是偷偷来的……”

“偷偷来的？”赵越不由地问。

“可不！”中年人气愤地回答。“县委钱副书记硬说我们春光大队是搞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光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还说要到俺大队来蹲点，揪基层走资派……”

“同志，您是大队的……”

“大队长兼支部副书记！”中年人风趣地回答，“大队长，不好当，戏台上的靶子，批判会上的对象。”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赵越听到这里，由刚才的激动变为感动：这是多么好的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以身作则，率领群众远道拉沙，别人还向他身上泼污水，看样随时有被整的可能。可他依然豪爽、乐观，泰然处之。于是，便要求说：

“大队长同志，正好我要到你们县，咱们一路同行吧？”

“你搭汽车多方便，两个小时就到了。再说，我们都是重车，不拉脚。”

“不，我不是想叫你们拉我。我是想和你们一块拉车，锻炼锻炼。”

“啊——！这……”大队长有些惊讶地说，“实不相瞒，拉这玩艺苦着哩，有人作过计算，这一车沙拉到家里，身上流出的汗比这一车沙的重量差不了多少。”

“添个蛤蟆四两力，我可以帮你们拉个纤什么的。”

“这可是您自找的。哈哈！您也别瞒我，”大队长用手指点着赵越说，“您一定是个作家、记者什么的，想体验体验这拉架子车的生活哩。”

大队长这颇为自信的话，把赵越也惹笑了。

这帮由一百零三辆架子车组成的车队，是在当天下午往回走的。每辆车载沙都在七百斤以上。

赵越和大队长刘铁山伙拉一辆车。他那一捆简单的行李在车头上放着，另外在车帮上拴了一根绳，刘铁山驾辕，他在一边拉纤。骄阳如火，公路冒烟，还没有走二里路，赵越那条羊肚子毛巾已被擦下的汗水浸得湿淋淋的。

傍晚时，车队来到一个小镇上，停下来，该吃晚饭了。正好，供销社的食堂没有人，宽敞的饭厅里一拉溜摆着十几张方桌，每桌八个人，正好坐满。

热情的服务员出来了，问带队的刘铁山让大伙吃什么？刘铁山反问他一句：

“您这儿啥最便宜？”

服务员开玩笑地回答：

“白开水最便宜，一分钱一大碗。”

“好！每人来三碗白开水。”

服务员先是一愣，接着见他一本正经，丝毫不带开玩笑的样儿，这才每个桌上端来三八——二十四碗白开水。社员们掏出自家准备好的、被炽热的空气烤得干绷绷的干馍，泡

进开水里，香甜地吃起来。

赵越望着每张桌上的二十四碗白开水，心潮翻滚，思绪升腾：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这正象鲁迅先生说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洁白的乳汁。他们啃着干馍，喝着白水，干的是闪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群拉社会主义车的金牛啊！

这一夜，赵越虽然身困体乏，可是躺在乡村小店的芦苇席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得很多、很深……

第二天，鸡叫头遍，这帮车队又出发了。走了一上午，到该吃中午饭的时候，他们也不吃饭、也不休息，说是加把油就到家了。

下午两点钟左右，他们来到距县城五里地的柳林堡。大队长忽然停住车，不走了。他把一个老贫农喊来，两人商量着是不是绕路。

“绕——绕过去！找那麻烦何苦哩！”老贫农斩钉截铁地说。

“那可要远六里地啊，再说这是柏油路，那是黄土路……”大队长犹豫着、惋惜着。

在一边旁听的赵越莫名其妙了，不由地问：

“放着近路、好路不走，为啥要绕路呢？”

“唉！”大队长叹一口气说，“不早告诉你啦，俺这次是偷偷来的。怕路过县委门口啊。这大队人马，不把钱副书记惊动出来才怪呢！”

“闯过去！”后边一个小青年说，“钱副书记可能下去

啦，不在哩。”

大队长头摇得象货郎鼓一样，说：

“下去是不可能的。你没听咱县群众给咱这三位书记编的快板吗？‘要找钱书记，县委大院里；要找孙书记，医院病房里；要找李书记，公社大田里。’他肯定在……”

大队长这回算说错了，他话未讲完，一辆吉普车迎面而来，到他跟前，嘎然而止，随着车门开处，露出一张虽然年轻但却铁青的脸……

“啊！钱副书记……”大队长大吃一惊。这真是痒处有虱，怕处有鬼。

“又是你们春光大队！”这位年轻的、铁青着脸的钱副书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他穿了一身灰涤卡的制服，敞着怀，露出一脸不满的气色说，“县委三令五申让各公社、各大队集中一段时间搞大批判，批唯生产力论，你们非但不听，反把大队人马拉出去，用心何在？……”

“我们拉车为了砌猪圈，积肥料，不使秋季再减产。咱县化肥厂一时半时也出不了产品，时令又不等人……”大队长无可奈何地申述说。

“听！张嘴合嘴尽是猪圈、肥料、产量、产品……鸡毛蒜皮，不抓大事！看来你们领导班子确实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了……”

“钱良同志，请赶快上车吧！”从吉普车里又走出一个人。这人四十七八岁，衣着朴素，唯有鼻梁上架的那副宽边眼镜，使他显出了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此人是县委副书记孙

田。他说完这句话后，用手指了指腕上的手表。

钱良也不由地望了一下自己的手表，又狠狠地扫了刘铁山一眼，那挑战的眼神，好象说：“你拭目以待吧！”这才扭转身，向吉普车走去。

刘铁山咽不下这口冤枉气，他小声地但却是很愤懑地嘟噜说：

“补充呗！无非是我们下台，你的人上台……”

“什么，什么？”钱良骤然扭过身子，把手一砍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对‘吐故纳新’是怎么领会的？……”

“我的钱良同志！”孙田连连扯着他的衣襟说，“现在已经两点半啦，如果去得晚了，赵越同志很可能会搭车来的。听说这个老头子性急如火……”

至此，在旁边静观的赵越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不能让他们去浪费国家的汽油，他不得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就是老赵！请你们别去接了……”

“啊——！赵书记……”孙田热情地跑过来，热切地和他握着手，“我今天从医院里出来，就是为了专程接你，想不到在这儿相遇……”接着他作了自我介绍。

“啊——！赵书记……”刘铁山激动得热泪盈眶。“您瞒得我们好苦！一路上，您可真辛苦了……”

“啊——！赵书记……”钱良矜持地走过来，握过手后，也作了自我介绍。心想：这真是狭路相逢。从他不坐汽车去拉车可以看出，他是个什么角色。看样儿，他是冲着我来……

“大家还是喊我老赵吧！这个称呼最亲切。”赵越笑着说。“啊！春光大队的同志们还没吃午饭呢！走，到县委休息休息，打打尖，这顿午饭我请客。”

“你请得起吗？”钱良揶揄地问。

“请得起。每人无非是三碗白开水嘛！”

“哈哈！”春光大队的干部、群众都笑了起来。这发自内心的喜悦、笑声，钱良和孙田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二

自从赵越来了以后，县委机关发生的第一个变化，是孙田副书记出院了。他对赵越的到来，从心眼里是欢迎的、高兴的，觉得有了第一把手，今后就好办了。过去，钱良干的那些事，支持吧，违背自己的心愿；反对吧，人家正两眼盯着你这个“走资派”是不是还在走。住医院可以回避许多矛盾。象什么突击纳新、突击提干，钱良把他那一些兄弟们，甚至驴尾巴上吊棒槌的亲友都弄进来啦。如果不住院，将如何对待？即使沉默，将来也会追查自己的责任，明知不对，为啥不阻止啊？这样一住院，不在其位，不负其责。现在他出院也不仅仅是赵越来了，有了挡风的墙；他还有一个良好的愿望，那就是要保护赵越。他听人说老赵性急如火，干起工作雷厉风行。他怕两个人矛盾起来，人家再把老赵“打倒”或者“轰跑”。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在里边起些调解和缓冲的作用，经常给双方做做工作，别使矛盾激化……

果然不出孙田所料，在第一次书记碰头会上，赵越和钱良的矛盾就暴露出来。

事情还是由春光大队引起的。

县委第一书记赵越和春光大队社员一起远道拉沙的消息，象三月的春风一样在周围大队传扬开了。人民群众以赞赏的口吻传递这个消息，也是有意和当时报纸上的舆论唱反调，发泄发泄心头的闷气。春光大队的群众，真象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温一样，心头暖洋洋的，眉头舒展展的，劲头高涨涨的。他们决心沿着和县委书记共同走过来的这条道路，夺取秋季大丰收。一个小青年还在黑板报上写出了快板：《县委书记和我们心连心》……

这些动态，钱良马上就知道了。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挑衅，所以在第一次书记碰头会上就组织反击了：

“地委这次派赵越同志来主持工作，我衷心地拥护。老赵一来嘛，我就可以抽身下去了。我准备到春光大队去蹲点。那儿的主要干部——比如刘铁山吧，右倾保守。不，可能他本人就是走资派，将来揭揭看吧！光知道生产、生产！其实他是拿生产压革命，也是在搞政治。所以这个土围子一定得突破。我这里有材料，他们是在搞复辟、倒退。我提议去那里召开一个现场会，让全县的干部都去看看这个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当然，老赵来的时候，由于不了解情况，帮他们拉了车，干部参加劳动，拉车本身没错嘛。请不要误会，我到那里去蹲点，决不是针对任何人的。”

钱良谈完以后，用眼扫了一周，想看看其他三个人脸上